

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巖則祖述其說而  
歌辭論辨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  
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  
玉溪李清庵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  
伯陽而互有深造默會者焉夫相去千百歲  
之間何言之若合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  
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同也其所以清異  
者必邪妄詭誕之說非取誇於時必鼓惑於  
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氣自然之道乎此古  
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虛行也抑亦非師  
之祕玄蘊與不安啓示而學之者無累功積  
行之實徒飾虛文偽與馳聲揚耀者無異尚  
何足語道哉其能見諸言哉南昌臨江混然  
予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秘授猶勤於論  
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勿遽未遑盡  
究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吳還持其所述還真  
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還丹之旨  
其顯微敷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脩  
之雖上溯紫陽清菴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

○峴泉集卷之二

得而盡絕者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季之弊  
也庶或志士貞人有咸味美玉之辨焉則邈  
神胚脾鳴翼之初煉氣混芒溟涬之表為不  
難矣是所以畫乎原始返終窮神知化也歟  
尚容招黃鶴凌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  
諸之間未晚也是書于編首以俟

峴泉集卷之三

著山無爲天師張宇初撰

三

吾里象山之麓綿亘數十里起伏百折隨其淺深遠近皆秀結氣融而出室玄館必踞其會縵嶺最幽而甫近由嶺南行數十步至榆原茂林曲磽聲潺潺若環珮泉石幽僻而愈勝行不半里爲朋山山之耆德士張如愚栖息所也以樂其勝與朋友共因以名焉洪武。第三辛酉雞棲莽草廬數楹環堵一室左右竹樹交蔭磽鳴鏘然丁卯秋余與如愚登龍井象山還即其廬指而告曰此吾蚊睫窩也余少讀列禦寇書聞老商氏之道其言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堠至小而栖於蚊之睫蚊非大而可容况其睫乎吾少志瀛渤視湘海不啻均水山嶽不啻犁土直欲遊乎無形達乎無隅栩栩而快達達而覺不知天壤間果何生何化而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今已息我以老其故數擇逃榛

菜所樂也衣短褐茂菽蔽庇達室視昔之志者大而翫物小其大者若此况其至微者歟吾居窩中不知其幾年矣忘形忘物不知有短褐之衣茂菽之味蓬室之獲但存乎一息

之微亦不知其居蚊之睫也亦不知蚊之睫

果能容乎果不能容也耶余誇然若不知所止與之徜徉樗櫟之下坐臃腫之梅執丈離之疏而歎曰余聞之損一毫以利天下去一毛以濟一世士弗爲也子非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者歟曄者物之以其利而有焉故不以一毫爲小也矧損我一毫無益於世世亦何用於濟此非聃尹禹翟所以異而不爲也乎蚊之睫以一毛微於肌膚蠅蟠而弗覺此其忘於一毫之容也尚何損益之累亦無所用其覺耶然蚊之睫且望之不見聽之不聞惟心死形廢以神視以氣聽然後見之若

崇山之阿聞之若雷震之聲其能以一毫利天下濟一世乎始之不可聞不可見而卒無不聞無不見也其無形之與有跡之相去也豈不甚遠矣哉遂兩俱默然莫知其孰爲湘

海山巖之大而蚊睫之小也亦不知卧於樗櫟之蔭也栩栩而蘧蘧亦忘其所從來復何所止也返而命其弟子執簡書以爲記

靜復山房記

吾山上清宮之洞玄院居宮之奥地僻而林水寂幽東則象山歸疑其支隆然特起院據其會西則瓊林臺巒然前則雷壇丹井在焉其重屋奧室皆曄隱劉真人元盛時所建也其徒吳尚絅開堂之奧室以靜曰復命之旨扁曰靜復山房一日請以記者其祖張貴德氏職教幕間延登覽焉凡庭宇軒戶皆佳山美林不知去經會而幽僻者也天光四明幽趣互發信足以凝神澹寥日造乎道矣而尚絅居是也不寓於水木園池之好不洽於塵垢凡易之見而獨志乎靜復可謂善矣夫學

○之工未足盡事物本然之性也若剝飛跂行不能離乎靜轍趨載憑不能舍乎動大而風霆之變江海之奔龍蛟之恠始寂而忽喧方往而倏返其來莫測其止無跡惟能養其至者所以備其神也乎抑余聞吳爲撫之望族必靜而能復復所以靜也止者動之君閭者閩之根易之復也動初之體陰剥而陽復道之復也靜極之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若冬之藏氣所以培若夜之息動所以寧物之復也人不能復乎靜也萬變汨其靈府旦暮作

世以儒顯尚絅少穎秀質淳而氣清余近識以文史力從山中及江海高人異士究性命風霆之說其志駕於自修視古之超逸者其將輝揚先德有不惟吾之所謂也豈徒使人欽頤詒譽之爲足哉且學之至養之素久則

神發其知妙著其用視天壤猶一息六氣輪轍八荒庭除不知遊乎溟涬胚脾之初觀乎冲漠虛寥之表非動非靜而與天爲徒是豈一室之足居我哉尚納勉之因記其槩以俟馬

妙靈觀記

卷三

天下名山川古今真仙之名蹟在在有焉而大江之東西猶爲仙真窟宅晉許旌陽與於豫章以地靈而法闡既祛蛟孽遺五陵八伯地仙之識嘗遊郡之建昌道過南豐州望軍峯之秀曰異日當產一地行仙也迨宋王侍宸以道著則其人矣按行實侍宸姓王氏名文卿字子道號冲和子世爲撫之臨川人後徙居建昌之南豐今爲縣神龜崗去縣五里而近大溪南環軍峯北峙支阜蜿蜒而氣集昔嘗產異龜地因以名母夢赤蛇蟠於庭紫雲覆上因躡其首蛇奮起化黑雲騰空而去覺而有娠生宋元祐癸酉二月五日也幼卓異不凡事親以孝聞嘗爲詩告其父有方外志父歿辭母遠遊將度揚子江行野澤中雨

暝失途微見若燈明前就之有一老嫗若爲逆旅者得書數卷篝火燭之乃致雷電役鬼神之說因錄之紙盡繼以木葉雨止天且明乃息大樹下也及渡江遇異人舟中神宇超逸遂前禮之叩其姓名答曰吾乃玉府火師也今治華陽洞天子既得法當佐君祐民以應玄微他日俟予於神霄玉清之天復出絳囊祕文以授之竟失所在已而還軍峯密修大洞廻風合景之道飛神玉京遇徽宗駕於帝所顧目之進曰臣昔爲三天都史掌文吏

○陶伯威降世爲王文卿乃臣也會上夢亦然召侍宸林靈素訊之對曰臣向所奏王文卿是也即詔求之時方以法驗名聞江湖間累召莫可得聞遊高郵軍皇叔祖廉訪巡歷淮南且卧疾有請疾徐愈遂聞於朝詔真州守臣賈公望以禮聘之力辭不赴復詔道錄董冲元同監司守臣厚禮之乃行時天子崇尚道教入見以肖前夢問對大稱旨拜玉府右極仙卿寵賚益厚每固辭不受時宮人疾詔勅崇禁中俄雷震擊白龜一上飲之酒拜大

素大夫凝神殿校籍父肇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宜人京師有狐爲妖率祠祀之又黑鯉爲妖奉詔劾之即築壇壝置鐵鑊雷震狐狸皆磔死奏建司命府於壇上未幾乞還上命修鍊度齋於內廷若有現於前者上神之是年冬將有事於明堂兩命禱之立齋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由校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加贈父曰承議郎母曰宜人淮南址以無雪來奏上臺麥以命侍宸遂雪麥且熟賜金帛辭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累遣師不利上召見便殿以爲言對曰請醮於內廷命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交戰之頃天大雷電乃潰上遂歸功侍宸轉冲虛大夫獎賚有差揚州守臣以旱告上以命侍宸對曰下民積罪允川澤帝命悉禁惟黃河水可借三尺乃仗劍役之數日揚州奏得雨皆泥潦上悅侍宸知天運有變數以青犬之兆爲奏請修政練兵不聽遂請歸時三十代天師虛靖先生林侍宸靈素劉宗師混康會于京侍宸嘗請於虛靖先生甲庚混合之道深獎誥之

復力請還上繪其像親為之贊會金虜犯京師欽宗受禪靖康元年賜還山將上道京師有於元夕為妖婦馮者來告亟與符遂愈暨還惟怡神山水間郡有妖作皆頓息高宗都江南聞侍宸猶存累徵弗起紹興二十三年

癸酉八月二十三日為酒食召鄉里飲別命弟子視雲起西北俄雷震書頌而化既殮遂葬神龜岡舉棺甚輕蓋屍解云後或遇於龍虎川蜀其神化常莫測凡經錄科法秘奧之文傳於世嗣其法系者若上官氏而下靡不顯異侍宸數百載凡水旱疾癘禱之輒應。

○是能福其一鄉而澤乎無窮者也元至順三年夏同知南豐州事蒲汝霖禱雨應上其事

於朝時臨川道七唐樂真以法術承應內廷亦禱雨應復聞于朝加贈靈惠真君在元盛

法大闢由樂真發之也洪武二十三年庚午予謁神龜同時祠墓祿祿弟治遂命建昌之嗣法者章派彥弘募官童構葺之彥弘志惟謹余仲氏彥璣克贊其成以洪武甲戌某月某日始工而是年某月某日落成凡殿宇門

廡像設之具皆畢備仍題曰妙靈觀舊址在城之南久益廢因更名是祠云其明年伐石請記其槩惟仙真靈化之跡所以相傳弗絕者蓋其至神與天地並行而不息焉侍宸之功行是也代祠於其鄉以昭其惠宜矣今幸易弊以新之孰知其神之不格降乎煙霞空漠之表歟異時一鄉之人將千百世蒙其靈貺神休之被又豈前之顯著而已哉主祠者必慎其操束善保其發興以相承而弗墜也則其悠久尚何啻琳館之無窮期哉是

○不獲以蕪陋辭為之記

正一玄壇題名記

道書所載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吾龍虎山居福地之一也山川雄秀風氣融會有非他山比者是以名聞天下為道門之

珠淵東漢之季我祖天師以豐功神德親受太上之傳肇業伊始而子孫世繼之今凡千有餘載自宋崇寧間達真仙觀為上清宮厥是倣古官署題名之製刻石于亭其氏名歲月之先後用昭一代之盛典非欲矜已之私

○禱者居其首馬凡其澤幽濟顯則隨所請而從於首者禱之此其代傳不息四方皈仰之衆愈久而愈著焉余不敏龍溪以來上際熙朝

聖神撫運凡故家臣室願有請者歲無虛或

聯駕並進不期千里而同者有之是按前製爲之建齋三日而其齋明盛服通誠

天帝羽節覽旌星輶霞珮敷闡玄範於陟降之間恪盡寅敬務竭孝感若雨而月霽晦而日麗嚴烈而風和皎亢而露潤所謂祥鸞瑞鶴飛繞乎上下祥風慶雲升騰乎遠邇時若有之而形乎夢寐見乎薰蒿皆精神之所感

其祥祉之集稽核之感有此焉是蓋由於神而通之其冥合非可以法術微測之也然而所藉者

國朝之鴻禧祖宗之宏烈山川之神靈有以默符潛運而至是又豈余之行能足以致焉因恐其歲月之久姓名無所紀載日至迷墜是倣古官署題名之製刻石于亭其氏名歲月之先後用昭一代之盛典非欲矜已之私

以取譽於後世也抑其默運玄機陰翊

皇祚因以識之亦抑惟恐有弗達焉問詢之故老曩嘗立石而後廢於兵燹遂不復舉矣亦甚有足慨者焉而四方之善士其睹夫是也尚必思夫吾名山之重天下在在聞之欲一叩而莫遂者有焉矧獲紀名於無窮也哉然其趨善之澤宜有以同躋乎不泯者焉

福慶觀記

吾道之謂洞天福地者皆據東南山水之奇勝故非人跡所宜栖息而必仙真之與區也信之玉山又曰暉山蓋嘗產玉而有暉因以名焉舊之宮宇益廢黃谷山始於道會李頴則洪武十五年壬戌

皇上聿興玄教詔天下府州縣皆設司以隸

從道者吾山佑聖院李頴則以法術稱於人有司檄至命趨

闕授縣之道會以董治之所未宜十九年丙寅秋子入

觀問指示之曰溪南之峯特秀整下宜居必往擇焉道會遂旋登之遇樵者因問諸樵曰

此黃谷山昔謂大王峯也其地去縣二里許崇亢聳拔高可數十步山之半折逕而上有泉出石竇中布石為井曰冰壺逕左一石洞去洞數步有石若鐘鼓狀擊皆有聲石前近溪為大黃潭溪之濱曰功曹山山之下為龍

洞唐相國閻公立本宅其東禪師貫休寺其

西東嶽祠創寺之右即懷玉山也寺之北為

三清山峯秀若筆立吳爲仙公玄曆德興李

尚書某修鍊其間宋端明殿學士汪澤亦居

其下青藜峯排列其北二十年丁卯道會乃剪蕪芟穢中建三清殿後為法堂堂之東曰

紫雲軒若廊廡庖廬皆畢備翳以杉松竹柏

風磴雲檻迂回隱約軒之前下俯鄧邑闐聞近接祖席間而其平洲遠水奇巒秀巒皆層

見疊出於雲煙出沒之際惟身與太空為瞬

不知其有塵世信所謂仙真之境也余越京

還輞登而樂其成道會請以舊額合而命曰

福慶觀觀乃宋侍郎韓公某創於鄉廢且久

因復以名云玉山之東嶽祠也山水雄麗甲他郡由懷玉山之金砂玉龍洞為江東發水

之源閩水逆出其東而風氣會焉故世稱其祠為泰山之二余嘗謁其下必依徊不能舍去而黃谷山近在目睫間其峯巒幽勝不亞外祠是豈非宇宙清淑之氣發而為山川也待其人而後與焉矧道會光際

天朝優春祚普倫比其統隸乎一邑也必發揚吾道之玄德靈休上翊

皇祚於億萬年則山谷相與無窮期也使吾徒涵詠乎鴻聲之間雖居閭風玄圃殆不是過也後之繼者亦必是志乎則黃谷之謂豈

○非吾老子谷神之旨也歟道會名頴則字自易為番陽令族其秋還山狀其實請記因嘉山水之勝是不能無以紀之

翠微觀記

撫之翠微觀道士嚴與敬氏間持揭文安公

所撰翠微觀記其修創之顛末謁余文余未

遑執筆今春謁南豐侍宸王真君祠道遇翠

微其膏田沃壤溪山坦揖皆層青疊翠蜿蜒十餘里而岡阜支麓起伏不已信風氣所會之佳處也按文安公記應真之山在盱汝之

交是爲金溪之南郡唐天寶元年有道士結廬其下扁曰谷林宋宣和元年賜額翠微觀元泰定二年住持周君應悌復撤而新之是爲之述焉歲久弊陋元季已爲榛莽之墟我朝建國之初金谿后車何氏以資力雄鄉里嘗延時之南城廷禧觀道士羅則銘住持延

壽觀其徒則熊益謙敬與敬也與敬於洪武六年請部牒度爲道士七年禮部起充太常樂舞生未幾丁母憂還八年起服仍就樂舞負十二年以故得請賜還益謙則居青州藩府十七年道會疏延主翠微觀事二十二年則銘解化與敬厚葬之遂率徒黃用素李用光領延壽翠微二觀事凡殿堂廊廡多繕葺之三十年秋構亭山之顛松竹蓋蔚頽曰翠濤且得文安公記於里之李尹誠所抑符其增創之志因重有請焉余聞古之仙真靈跡率據山川之雄秀所謂地因人勝者信矣吾率山水豐麗莫過盱撫而翠微始於唐而興於宋元豈非地勝而人傑也哉矧獲託不泯於當世知名之士有如文安公者可謂盛矣

而與敬以後敏之姿善鼓琴繪畫其與創改作必尤有侈於今日也則主觀事爲得人矣余豈不樂道其成而記之其山川觀宇之規制已備前記茲不復贅

義渡記

南豐之爲州今爲盱之上縣山水崇秀人物繁夥而商帆賈舶常往還爲市其道則上通南昌袁贑下達盱撫閩廣而義渡適當其要衝舟不可不設也溪去縣五里而近溪上重岡疊楚引映若環帶北面軍峯之秀是爲神龜岡也宋崇寧間侍宸王真君以道行之著受知徽廟晚參蹻其地而神龜之徵益名邑之賢良有鄒鐵壁者嘗受法于上官氏上官侍宸甥也已而復遇侍宸親授其與而道亦顯時有知南豐州事王質嘗師事鐵壁及付受之頃忽雷震壇上鄒曰吾將度矣王驚喜遂傾資奉之鄒謝曰吾雲水徒也用此奚爲王乃請以廣妙靈觀以祠事侍宸故舊觀在他里乃遷而新之以是凡旱澇疾疫者居民橋之必應懇謁者日至而渡猶病涉有不惟

利趨之弗宜也是設舟於渡而亭其上因有以憩息之地焉元季兵興亭廢而舟亦毀洪武庚午春予嘗謁真君祠時妙靈真誠弗治是命盱之嗣法章恢摹力新之工既畢歲乙亥復新候仙之亭設舟以爲義渡且施水田若干畝以贍舟師而備易舟之費其爲悠遠之計亦至矣而惻隱病涉之仁具存矣數徵文以記之夫義者事之宜也舟之象渙以濟不通者皆得設而濟之矧南豐爲之上縣而神龜乃仙真之遺跡流澤在焉使無商賈往還之劇舟故不可廢也今彥弘推其慕道之心博於仁愛其亦功用之勤且篤矣尤將托之以義其爲悠遠孰大焉蓋義之所在會衆志而一於久者也衆必持乎義以成彥弘克紹之志尚何廢興云哉然嗣其守者必公是心以慎其出納則雖久而勿墜必資弊者可集守失者可易豈不仁人之惠無窮也哉豈徒便於趨謁之一而已耳予聞而樂其成也遂爲之記

詒善亭記

吾山上清宮之寮院凡三十有六其源同而  
支異故毀而復興者有先後馬至正辛卯宮  
災越數年延焰而毀者更新之紫微李仲治  
作曠逸堂於丁巳冬己巳歲復構亭臺之南  
友人周孟啓爲額曰詒善仲治揭扁於上請  
記於予曰吾鼻祖都監洪公始得於浙之紫  
微閣因號曰微叟宋天聖間入道於吾山嘉  
祐間知上清觀事度弟子王太素等時微廟  
崇道益篤太素嘗侍天師虛靖君領祠事於  
朝寵養有加及易觀爲官賜田畝蠲賦稅築  
園靖通菴成而院亦就因曰紫微者示不忘  
也派火益盛五傳爲冲靖劉公道著孝光寧  
理間官賴以顯重元戊戌壬戌院災者二隱  
居史公倡諸徒擬新之嘗以上世曠逸金公  
有光於院宜揭號於堂致存思馬言未就而  
歿未幾方興先師汪伯清遷安山堂同草創  
故址間方如治命也而祖覺菴朱公嘗建玄  
潤齋以訓其後亭之建尤不忘金史二公慮  
迪之意亦將若覺菴之有所資焉故孟啓謂

雖君之祖詒謀之善而君亦善繼之宜冥其  
扁歟非額一言以警勉吾後可乎亭成余聞  
而善之仲治具告其志此受託於其先者之  
盛心能無言乎抑心爲身之靈府善吾所固  
有其或欲蔽物奪而有弗善焉苟能克己自  
反制諸外無移其內則善固存矣雖然仲治  
學吾道者其以禍福之戒之爲善則與孔孟  
荀楊施之事爲者異焉然發乎心而復反乎  
心理一也是必抗節勵行汲汲於自修則蘊  
諸心而存諸躬者無不善焉則福不待希而  
集禍復何自而至哉然人人之宗祖期於將

來拯於已廢者莫不欲善而福而後卒以不  
善而禍古今何紛紛也故凡爲人後者視其  
先詒謀之善豈不甚可畏哉非慎持而敬守  
其可謂之能嗣乎矧仲治敏厚而文於孟啓  
雅交厚是扁深有契夫望於其後也其必求  
諸實積深而培遠則不徒繼乃祖之訓亦以  
副孟啓之命於余言豈不重有勉焉是爲記

十三○  
元運方興天地渾厖之氣鍾其餘於山川者  
元運方興天地渾厖之氣鍾其餘於山川者

企雲棲記

一時鴻生碩士並起迭出黼黻  
皇猷以成一代之盛典而遺澤流芳不世而  
益永者何其偉歟吁爲江西大郡山川之雄  
秀人士之宏雅風習之淳美他所不若也是  
時程文憲公以儒而登顯要光際累朝文章  
德業之懿穹爵令望炫赫當世有若趙文敏  
公揭文安公胡僉事公皆一時以學行名者  
悉出公之門凡懷才抱藝紆朱曳紫之流多  
所薦拔者焉其言論文旨雄毅贍蔚具見于  
忠節晚以高年退老猶時錫存問宜其鴻聲  
峻耀垂之汗簡光昭於無窮也哉公之子若  
孫晉組蟬聯代官翰苑故以名家顯宦冠於  
吁馬曾孫彥錫生於燕暨長侍提舉公南還  
少穎敏有文蓄先世手澤具存以元季避兵  
遷嘉水因家焉得西南奧境之地卜居之已  
而親老去吁猶數舍身不克侍養而興旦暮  
之思焉別構重屋數楹日以企望之因顏曰  
企雲蓋取夫狄梁公之義也軍峯峙其北神  
龜聳其南大江環於前崇麓負其後而麻姑  
芙蓉諸峯遠近映帶乃引流爲池植木爲林

而亭其上若嘉禾之勝舉集於目睫間矣洪

武丁丑春予因謁仲宸王真君祠獲登其堂而故家餘俗藹然具存予之祖妣而下世戚非一日矣然而嫗舊凋落豈不重余之感且喜焉間延覽予斯樓也屬以記予辱嫗姪不

靈谷山隱真觀記

洪之曰名山福地仙真靈跡之奧區者莫甲  
於肝撫而撫之奇勝必萃蓋三真君居焉接  
傳記真君為秦人即古浮丘公也王郭其第  
子焉從之遊已而俱升真矣世謂三仙云

額隱真凡民之旱勞疾疫構之輒應元盛亦顯著累毀於兵旋復修創我朝衆日益繁而舉廢爲多觀之張大順氏洪武十五年壬戌授府之道紀葉良貴氏二十七年甲戌授

獲辭夫人之營居室也率嘗娛山水之秀城  
郭之麗漪田疇之養殖蓄之奉此特苟一身  
之資而已耳則耗之得所用之有餘其志爲  
足矣若斯樓也山煙水靄之出沒商帆賈舶  
之往來魚鳥之適花竹之玩皆足以悅乎心  
目發乎詠歌者也而彥錫眷眷不忘其親一  
舉目之頃猶侍親側可謂知孝之大倫而賢  
於庸衆人遠矣是猶見夫詩書之澤厥有庭  
訓其所企慕之切有不惟梁公之望矣哉目  
提舉公嘗迎養于茲其奉甘旨篤溫清必踰  
斯須不忘時有松楸之慨焉抑上世之休德  
年而後還得不謂之盡孝矣乎既奉捐館目

靈谷山在撫之臨川三峯峭拔去郡邑三十里而近高峻雄峙冠於他山山顛東有古牛石南則流酒泉西爲石門關退心石瀑布泉竭井傍立駐雲亭棋枰石靈鶴常集其下西北連文印峯山之半有南北二井水清冽不○南第二峯爲謝靈運洗墨池盱江之水榮廻於前西若龍虎之麈湖琵琶雲林諸峯暨巴陵華蓋芙蓉軍山麻姑羊角諸山皆環峙互拱於目睫間其層見疊出一舉而皆仙都真境也宋大觀己丑冬十月山人丘枯樵於山巘遇星冠霞服者三人奕於地遺枯以桃奕畢叱枯歸徐莫之見枯及家越三載矣枯復往奕所掘地得陶燈器三香爐一衆異之即累爲龕像三仙祀之疑奕者即三真君云正和丁酉道士易安寢始建觀其上請於朝賜

山川壇署丞或謂皆山靈之陰有祐焉而皆以法術名間請記於余余方退偃林壑有高蹈遠引之志凡仙真靈異之跡豈不願遊而樂道之故不辭然予嘗觀堪輿家之書凡山川風氣所會皆合乎天之星曜地之精英聚焉是故扶輿清淑之氣所鍾亦豈苟然哉若靈谷之勝雖相去不數舍聞而未即而三仙之靈休偉貺在在有之其著於是也宜必與山川之壯同其無窮期矣士產其間亦豈非宿修預植而然哉良貴溫實夷靖知其必能大光業矣尚當挾冷風擷飛珮一覽其上或○  
將有異遇焉乃記其槩以俟

疑正齋文

凝正齋者從兄用鼎名其燕居之室也其言曰昔元盛時我宗第宅之壯雄峙於閭里皆

彤楹彩柱千霄麗日而東南莫之能儕也自  
燬於兵而向之穹廣者率爲灰燼矣是構居  
故址之側丘園林麓環其中溪壑洲渚固其  
外其峯之卓然而秀者山迴之地之偃然而  
紓者逕榮之雖接閨闥而幽深自宜吾於是  
樂夫古之人謂小隱者亦未絕乎市朝也歟  
乃環吾居植以佳花美竹迺以虛簷敞牖蔚  
然而翳蔭然而滋舉足以娛自適懷乃闢一  
室凝思怡神以致力乎道家縱閉之工因顏  
曰凝正蓋有取夫易之鼎也吾曾大父三十  
七代天師希微公視先留公爲之伯仲則某  
於子宜親且密矣幸有以發之予聞易以道  
陰陽聖人所以極開物成務微顯闡幽者深  
矣大矣是豈易言哉夫五行根乎太極也陰  
陽判而爲一奇一耦而六十四卦由之以變  
易馬鼎居二陰二陽而此體於臨遁次革而  
受震鼎之象吉亨以木火從鉅而足以享  
上帝養賢也以柔進而得中宜致享矣君子  
之所以正位凝命者觀鼎之象端以正位止

必矣若初之顛趾三之耳革四之折足皆能  
無咎終吉蓋知慎所之也其二之有實五之  
黃耳六之玉鉉以剛柔節而無不利矣豈非  
命凝位正而獲吉若是哉是故天之明命自  
降衷而具夫人可不克脩以致夫吉亨之道  
乎柰之何悖而趨乎凶者衆矣抑易之道有  
以見天地之至頤非惟鼎然哉六十四卦吉  
山進退靡不然也是以聖賢必正心而後意  
誠正德而後道凝道既凝矣其所以參天地  
贊化育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者亦未始與吾  
道異焉後兄嘗以文學見稱而猶篤於致雨  
暘効鬼物之說求之於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之機尚必資於易以充乎道也則其探幽致  
遠以盡乎窮神知化之工將學益深而德益  
茂使予之慨乎族姓凋落者宜必有以振大  
之抑余之志乎退藏於密者久矣尚當洗心  
以聽餘論或有以啓之是記其言以俟

凡山水之雄秀名天下者莫吳若也其地廣  
桃溪丹室記

人繁重名者錢塘姑蘇江右則會稽上虞予  
嘗愧不能遍探力覽以盡其勝而昔韋托知  
於時考或從而詢訪江湖之故跡間聞之餘  
俗文物之遺風猶足以少慰凋落之感相去  
不十餘載舊交殆盡予亦退卧山谷志與世  
遺間涉乎經行目歷之地惟歎歎慨慕而已  
此亦古今代謝人情所寓之常也予蘇之吳  
江有桃溪馬去太湖三十里而近東西洞庭  
二山不數十步聯屬其上大河繞其前四面  
膏田沃壤南連沈漲湖東通驛河西接苕溪  
而桃溪榮帶左右長堤小蕩僅通舠艇而入  
吳氏世家溪上凡上世隴兆具據其會丹室  
則文剛氏所剏也嘗以記請於予曰世爲汴  
人鼻祖諱克宋神宗朝入相其下數世皆顯  
宦六世祖諱思賢以護駕高宗至臨安蒙錫  
田宅於蘇之松陵因占籍焉以是簪組代著  
而文剛雅不樂世味自髫稚慕道篤學嘗棄  
生業留志嘗法鍼砭之術窮博究東書千  
萬言猶致孜孜不忘乃別居漢溝之幽日  
與清湍修竹奇峯遠浦爲之賓友可謂超逸

絕塵者也夫士之窮達或出或處惟義之從初未嘗容心於其間哉然而存心養性之地必山幽木腴則穹崖谷茂若林麓丘島垤伏汀渚廻合是乃崇其居環其室而栖焉則戶庭之間檻牖之外有泉繁焉有池湛焉有卉莽焉若山之高溪之深皆爭妍獻伎於目睫廿三之頃是乃心融神釋內虛而外暢足以潛心進道於寂寥閑曠之濱其視轉鶴塵垢汨溺紛華者爲何如也雖然文剛生貴富間一旦能捨妄返真棄末求本抑亦賢於流輩遠矣廿四獨未知其曰丹室者果神氣之變化風霆之鼓盪水火之運行而亦金石雲霞之謂也耶然其得乎溪山之適心虛慮澄發而爲法養而爲丹何莫由斯道也他日浙水之西能以符藥已人之疾疢者大其功用非文剛而誰哉因其志之足嘉也是書以俟充其未逮者歟

## 歸明軒記

凡士之處顯晦榮悴其窮達常相代也此古今之必然其少也血氣之剛心志之銳凡耳

目之嗜好事物之酬措櫛比綺錯於前莫非聲色勢利之競情慮交擾旦夕無須臾之息其能少寧乎中哉及夫血氣之定心志之一其視向之膠擾乎耳目事物者如脫氛垢去桎梏所謂聲色勢利競爭情慮之間者雖燕趙之麗鄭衛之音綺縠藻繡之華旌旄車馬之盛舉不足以動其心則拳拳乎反身脩己是務直欲絕氛華并峻銳懲忿欲而日趨乎高明正大之域其有不造乎充實光輝者歟雖然求能一旦舍舊習故染而思志乎是者亦甚鮮其終身溺而忘返者衆矣饒之安仁若領張氏爲邑之著姓其先皆以儒登仕籍思禮之曾大父伯遠元以能詩與黃公均瑞張氏仲舉並名當時大父子東嘗從遊趙文敏公善真行書父叔達值元季兵興以駢勇授職千戶叔達以老辭冢子某襲未幾不祿姪某繼不踰年陞廣東指揮遂家于番之雙溪日有林麓魚鳥之樂詩酒足以自娛若忘乎富貴榮達者也雙溪據湖山之勝湖水周環數里丘樊墟浦挹其涯沃島洲渚抱其中

其山之巋然而秀者湖泛之岸之穹然而高者水帶之浦之窈然而深者阜榮之若夫煙雲起滅鳬鷺浮沈與波光雲影上下隱顯朝夕姿態舉集於几席間堂既成乃陰以松筠蘭竹被以菱芡葭葦襍以魚蝦鷹鶩望之蔚然而幽就之邈然而邃凡遊觀藏息之美悉專於是矣思禮乃闢一室以篤慕吾老莊氏之言日致力於虛極靜篤之工今夏過吾里與之道宿昔叙契闊間請頴其軒予告之曰吾老子之言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子嘗從問乎縱閉之說夫以簪組之商撫事有道是用其光也而能探手操存之要是能歸其明也斯足以顏之夫老子之謂知子守母塞父閉門者道爲萬物母也得其母是子萬物也故知其子復守其母即返其本還其源也能返其本還其源必致塞父閉門之工焉則終其身而不殆矣苟開其允濟其事不知返求其母則危而不救矣是以其所見者大小而盡其微豈不明哉所守者剛柔而去其銳豈不強哉以其能見小守柔是以善用其光也故

善用其光則必復歸其明用而不知歸乃遺身之殃矣此所以歸其明則造夫天地之始矣抑亦一陰一陽爲之闔闢動靜往來周流不息內而守之曰道外而施之曰法何莫非斯也尚何縱閉雨暘祛効鬼物云乎哉其有

見乎是者必重內而輕外一毫不足以累其中矣矧思禮生豪右之門長奢靡之日能無浮侈騎逸之習乃知求乎返還之道也可謂賢於流俗遠矣斯軒也湖山之幽勝若有待焉而嘉子之志知樂夫靜逸也歟思禮勉之他日或道過湖上尚當相從於煙波雲水間叩其所願講者未知滄浪釣徒能與語是否乎

### 新城縣金船峯甘露雷壇記

江右真仙靈跡之勝莫著於盱若南城之麻姑仙壇南豐之神龜岡新城則金船峯甘露雷壇居其一也峯高踰百仞蜿蜒支阜數十里許去縣十里而近日峯峭其前香山挹其後峯之顛爲三濟禪師壇元至正甲申有爲白蓮師者寔覺海闊閻之杉關戴某延武夷

山月閑汪真人榮稽有奇驗遂迎居焉真人姓汪氏諱道一字朝道世爲信之龍虎人父文富真人生有異徵暨長超悟不羈丙子秋武當山張真人守清來遊龍虎嘗文旅富家一見異之謂曰是兒非庸質幸侍我後當爲令器遂挾入武當守清授以金丹雷震秘訣一語有省復往武夷禮達頭金公楚菴卒其業元季兵興閩多疾疫光澤杉關爲甚戴某黃某聞其賢首致之皆驗一日登高歎曰吁

二十一

之新城山水差秀麗吾當往焉未幾覺海果

二十二

延居之所治輒神邑大姓若范張王劉者皆

二十三

禮之於家以是凡雨暘疾魅叩之皆驗一歲

二十四

三月不雨士民遍禱弗應縣苗侯命釋道禱

二十五

復不應時達魯花赤貼木赤獨延真人禱于

二十六

靈山寺真人穴地而坐煙松葉爲雲須臾雨

二十七

朝洪武癸丑秋旴江李太顧同邑人黃德繼

二十八

襄陽虎村度工初正厥兩廡未畢工邑人宋

二十九

可大慕瓦石完之大顧從子道弘克紹先志

三十

禮表爲師力精飾之甲子建飛天法輪於堂

三十一

後凡殿廡像故皆邑人江興翁李黃琛成之

三十二

且甃路百丈以便往來復置水田若干畝以

三十三

給衆戊午秋象起藏聖飾事之像儀若生今

言皆驗或復叩之然不復語壬辰兵愈覺海延真人居三際壇登山右低徊久之見山勢奇絕曰此勝地也宜居之因藉茅柵馬其徒陳覺堅復欲募衆充大之真人笑曰馬用是爲異日自有成者是豈久耶翌日果災隨

三十四

復新之山素不泉或謂之曰但居無憂也一

三十五

日酒酣踞山陰巨石注酒其下曰是當出甘

三十六

泉也旋命工起石泉奮出且甘冽雖旱弗竭

三十七

因題曰甘露雷壇云已而或數日不食或一

三十八

日輒累食人莫能測癸巳二月久不食惟飲

三十九

荆汁數斗仍火磚撫身起謝衆曰吾從此逝

四十

矣乃端坐而化二月二十有六日也世壽五

四十一

十有三葬座于山側其徒盧濟川居焉逮我

四十二

朝洪武癸丑秋旴江李太顧同邑人黃德繼

四十三

襄陽虎村度工初正厥兩廡未畢工邑人宋

四十四

可大慕瓦石完之大顧從子道弘克紹先志

四十五

禮表爲師力精飾之甲子建飛天法輪於堂

年秋道弘走謁余文將伐石刻之余嘗聞於

閩人曰真人居武夷時民有女疾療叩之諾

命闢密室抵足卧塌上女號甚踰頃蟲出於

口疾隨愈時有邪所憑亦叩之召健兒數十

人以推交擊真人欣笑若常憑者旋愈其恠

誕神縱多若此惜未能盡述也予讀馬湘傳

觀湘狡猾奇誕若投深淵踰日乃出自謂項

羽召飲而酒氣猶逐人未之盡信今觀真人

靈悟曠邁之跡不異於湘始知其言之不誣

○骸絕氣殆其視埃塈紛華若蟻殼腐乃一

切屏斥卓然高舉遠引而遊乎物初是以飲

寒顛因不足動其中日與太虛溟涬爲徒所

適者惟憇恍寥廓而無一髮之可拘也故乃

雲馭風行而來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而超

乎無窮與後天而終者其亦灑氣之專而然

歟其真人之謂乎宜其委形若蟬蛻初不繫

乎跡之存亡也故雷壇之建葺飾彌備豈不

使真人若遊神闕風玄圃間而或來歸哉此

崇仁縣玉清景雲觀記  
弟墜乃經始者之志焉

撫之崇仁以山水秀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者多居焉凡邑里皆浮丘王郭三真君顯化之地不啻數十區輒據風氣之會而發悠永者也景雲觀居縣之西不數里而近巴山屹

其前淳黎峯聳其後由峯之隴蜿蜒數十步觀建其支也其南則澄溪激湍北則方池涵

碧平行虛曠林木四翳雖居閑閑猶處山林

之幽寂也觀創于唐景雲間因以是名既成

額未之書忽一道士夜至篝燈大書而去筆

光煥動急追之顧曰吾簫子雲也其識之因

玠飾以爲門扁後危太傅全諷爲州將奪寘

黃田寨乃逸去蓋以子雲嘗爲梁黃門侍郎

以善書名後於玉笥山仙去而異焉舊懸大

鐘一夕遷去漁者或觀溪潭間取竟弗起後

鳴者開元二十七年物也殿設大爐上題旌

陽許真君名相傳皆以爲異云昔之穹擔廣

宇自黃巢之變迄於灰燼顯德間彭城劉元

載尹茲邑乃延道士蔣道玄闢而新之道玄

善科典祈禱乃復振焉遂謁前進士樂史記之皆開寶九年江南李氏未附時作也暨宋復興迨无道士黃養素力新之未仍舊觀其徒傳自成克相之洪武初以樂舞負召赴闕居祠官者三十年辛巳春始獲請老還復新其未備者授教撤茅法師采遺文以記來請予嘗謁三真君兩過其地今年秋復叩馬則刪雜捺莽建立殿廡裏之孤兔霜露之塢一旦豁然高出煙霞之表是亦靈蹤奇跡晦於昔而著於今也殆亦有定在矣其非自成才能幹濟矜亦然爲荆棘埃壤也矣尚能使山之秀者益明水之麗者益瑩草木之蒸敵者益挺拔矣乎別自成嘗受法於仙官傳公同虛究靈寶雪庭之奧猶以道術稱焉則他日之續承先業者能不失其所託矣後之人尚必是志焉則其應遠弗墜也必矣又孰知其虛寥冥漠之際不有若浮丘者橫飛珮御冷風自華蓋已相之山飄然而來下也而其玄休靈既其有涯哉可無以紀之也歟是次其實以記

稽古齋記

聖人於易則曰探赜索隱鉤深致遠以其精微幽妙也於書則曰稽古師古學古以其危微精一也皆所以致力於學焉聖賢相授其曰博學切問慎思明辨蓋非稽諸古以盡其幽微蘊奧豈足謂之學哉是雖孔子之聖猶曰祖述夏章而於夏殷之禮爲不足徵也當是時也典籍散亡而况下逮秦焰之餘也乎故六經火於秦後多遺儒穿鑿附會失聖人之遺意者多矣其非稽探考索之能至哉予○從子懋孚穎敏嗜學問請鄉先生楊孟頫頽其讀書之齋曰稽古謁一言記之予雖忘矣古其能以已之不達而淑諸人卒然予聞羲農而下二帝三王爲世至古爲道至尊稽諸開闢之先鴻荒溟涬遠古之初六合之外不可得而盡知也自結繩書契以來墳典而下鳥跡蟲書孔孟之所述惟黃帝堯舜始太史所錄其稽諸載籍未之先焉柰何世之有古謂道也徒知寶夫三代秦漢之器若神農之

未耜黃帝之裳及允之戈和之弓無之矢軒  
轅之鼎陶唐之禹有虞之教夏后之璜殷之  
爵武丁之自伯乙之彝楚姬之寶盤仲之誥  
義母之匱崇磬離金鑄盤孔鼎桓碑栗刻岐  
陽之鼓鄒峰之碣均所謂至古者也人得其  
一則誠勝皮置扁鏘秘藏若有神護而不敢  
第二  
忽極其嗜好者且求之故家大宅山崖墟莽  
仙蹤鬼塚竭其才力而取之不倦將以惟奇  
偉麗有足誇一世之雄而然也故雖湮淪磨  
滅破壞之餘愈弊而愈貴之也亦宜惜不能  
以是心求諸六經皆上古取賢爲道之要得  
之弗遠擣之弗難返身而誠皆吾固有也古  
之賢哲是以孳孳屹屹不遑朝夕含英茹華  
研精毓粹於訓詁辭章史氏之未若鬻侶揚  
墨苟揚管晏莊列申韓驕慎之述屈宋班馬  
董賈商孫燕丹淮南之言靡不蒐羅纂拾擣  
拾雜合該博參互以充其識博其趣焉庶將  
有以極其探索考輯之工也雖然其汗漫  
浩漠雖皓首不能窮者有焉夫聖賢之謂闡  
物成務也者將以彌綸天地之道輔相萬物

建昌府武當行宮記

之宜凡形諸六藝大而參贊化育立民命建人和皆由得諸心而措諸躬也必求濂洛關閔之緒非從事編簡惟操觚秉翰於佔畢之末以爭妍取憐於雕繪剽竊之謂足也則不徒志稽古乎哉抑余家上膺相澤世載厥美某知求乎古而不流乎貴富之習驕逸之趨則其度越庸衆人之歸也必矣尚必旁搜遠紹涵詠膏腴浸漬襟懷然後明體適用真知力行以觀歛成也則其所造詣又豈讓桓榮專美於前哉此予之望於將來也惜齒髮向暮日就衰落因嘉其知所趨也姑以是勉其進焉

賜今額達宋咸淳五年安撫使西郢程公飛

卿命郡之延禧觀道士宋養浩主祠祀而李

冲虛繼之已而宋社既屋廢興亦靡常元至

正元年辛巳翰林程文獻公鉅夫有聲于朝

宮頤以振予叔母公之四世孫也施水田若

千畝以祀其先大夫敬甫公而衆藉以安我

朝

高帝有海宇凡郡治釋老之宮總轄者咸新

之時嗣領者則張太古危本初危大有利洞

玄皆以行能稱於人洪武九年大有擢其創

始之艱泥而弗舉命其徒王思微具願末請。

文刻諸石思微善科典崇稽克志葺治凡像  
設法器靡不繕飾之增贍水田若干予少遊  
時嘗即其地雖廬闌闐而爽塏可栖息故仙  
真顯著之久其亦宜矣然盱之繁麗嘗甲於

江右自宋元之更革冒兵燹雖昔所謂大姓

上帝靈麻神貺信有自也若叔母昭祀之孝  
其不有所感而至焉今茲增益之備猶先志

也後之繼者守而勿墜時能格

神明鬪氣淳以貯其陟降則儼然雲旌霞旆

凌厲乎埃壘之表霄漢之間若盱之人必皆

蒙其休矣則其宏久之規又豈亞於麻姑諸

峯也哉

峴泉集卷之四

者山無為天師張宇初撰

說傳書

太素說

子列子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素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夫氣形質之

始陰陽未分而體渾淪分則竅鑿而混沌死

渾淪者離矣然三者常包括終始環互涵伏

外若離而須臾不違於消息間者去渾淪未

嘗遠也蓋氣行乎天地者爲風雨霜露山川

谿谷具乎人與物爲四體百骸雖飛潛動植

一本萬殊皆囿於形質者也未見氣之始固

莫得而測其備於質者可得而窮焉天之蒼

蒼太虛澄徹其正色也而晦冥變化起於倏

忽蒼蒼之色遂翳然非晦冥變化不能盡其

在天者矣人稟氣質之正其情識欲濫則剛

善惡若是滿其淳樸其粹涅其潔若質之素

則駢駢乎混矣然非剛柔善惡亦不能盡其

轉四

宮頤以振予叔母公之四世孫也施水田若

千畝以祀其先大夫敬甫公而衆藉以安我

朝

高帝有海宇凡郡治釋老之宮總轄者咸新

之時嗣領者則張太古危本初危大有利洞

玄皆以行能稱於人洪武九年大有擢其創

始之艱泥而弗舉命其徒王思微具願末請。

文刻諸石思微善科典崇稽克志葺治凡像

設法器靡不繕飾之增贍水田若干予少遊

時嘗即其地雖廬闌闐而爽塏可栖息故仙

真顯著之久其亦宜矣然盱之繁麗嘗甲於

江右自宋元之更革冒兵燹雖昔所謂大姓

上帝靈麻神貺信有自也若叔母昭祀之孝

其不有所感而至焉今茲增益之備猶先志